

策划、主编 / 钱江晚报社 出版 / 浙江教育出版社

我是农民的女儿

——乡土叙事文本



我是农民的女儿

——乡土叙事文本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农民的儿女/钱江晚报社编.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12(2009.3 重印)

ISBN 978-7-5338-6067-7

I. 我... II. 钱...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②乡村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H194.5 ②G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354 号

我是农民的儿女

钱江晚报社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38-6067-7

责任编辑 王 卉

整体设计 高建定

责任校对 雷 坚

责任印务 陆 江

定 价: 20.00 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序 一



一年前的冬天，钱江晚报社的记者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在电话里跟我说：“钱老师，我们要搞一个专门针对农村孩子的作文大赛，您来当评委吧。”不久，他们果然把新闻发布会开到了上海，在离华东师大不远的金沙江宾馆，上海的文人王安忆、王晓明等为“我是农民的儿女”进行了第一次思想交流。

前些天，他们带着一叠厚厚的书稿敲开了我家的门，“钱老师，我们要出书了，您来写个序吧。”至此，一次由媒体和出版社发起的作文大赛正式结束了。而那些被采访过的，没被采访过的“农民的儿女”仍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着。

“我是农民的儿女”，我认为是个很好的题目，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儿女”，也一直是耕读传家思想的继承者，我想，这应当是一个言之有物的题目。

就像本次作文活动的主办者跟我描述的比赛初衷一样，我看到了一些真实、质朴、动情、明理的作文，这些符合我对一篇好文章的判断：真情实感，明理通达。同样因为真实，我也看到了文学背后，来自生活的矛盾：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村的孩子在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方面远逊于城里孩子；孩子们对身份的敏感来自于他们对“角落里的人”的真实感触；而农村仍然和几十年前一样，不仅需要文化知识，还需要文化启蒙。

我很高兴看到媒体能举办这样的活动。给那些农村

钱
谷
融



的孩子一个机会，一个表达的机会。在我看来“农民的儿女”只是对一种身份中性的描述，没有光荣，也没耻辱。但书中一些思想观点的交锋，乃至正面冲突，我也认为它们是有理由的存在，矛盾的是生活。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不应伤人自尊的话题在某种场景里伤了人，我想这次比赛才显得有意义：中国这个国家要想真正的强盛、富裕，就一定要正视、重视农村问题，重视农民的教育、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机会，当然还有他们的情感。

以前，中国许多有成就的大家都是“农民的儿女”，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但我仍然希望，现在这些“农民的儿女”也可以很出色，很优秀。

著名文艺理论家

2005年11月

序二

骆
丹



“我是农民的儿女”这个乡村学生征文活动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说,这个命题是否带有歧视?比如说,还有没有“农民的儿女”?比如说,到底用怎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农村学生作文的优劣?比如说,这些孩子的作文,是否可以作为研究乡村文化、乡村教育生态的样本?有没有代表性?等等。其实,孩子们的作文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在现今,“农民”的确常常和“弱势群体”连在一起,没有人愿意做“弱者”,因此孩子们的作文中不以“农民”为荣,多数孩子不想未来继续像父辈一样做农民。但“弱势”不是歧视。当“新概念”作文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孩子的独有话语权时,当各种各样的“作文大赛”成为城市孩子的独享机会时,让农村的孩子也有机会说说自己的生活,让他们也得到关注得到社会了解,不是比无视这个阶层的存在好吗?不用抠字眼来确认是否还有“农民的儿女”,孩子们的作文是最好的回答。的确,不少孩子的父母已不种地,但无论出门打工还是做生意,他们仍然属于“农民”,他们的孩子,虽然已经有一点边缘化,但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话语,仍然属于“农村”。同样的山水、环境、人物,同样的学费、土地、风俗,这些作文中的描写所用的语言、所流露的感情、所拥有的视角,和城市孩子绝对不一样。



作文的基本评价标准，不应该有城乡之别。“真善美”永远是最权威的标准。较之城市孩子，乡村孩子的作文比较拙朴，没有很深的思想，没有很多的浪漫想象，基本不讲究作文技巧，但很真诚，很善良，没有故弄玄虚的矫饰，没有孤芳自赏的任性，与“新概念”作文一样，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意义。

正因为真实，正因为是“这一个”，才更有“典型”意义。一滴海水可以折射蓝天，诸多的“特殊”才提炼得出“普遍”。从乡村孩子这些不同题材、不同视角的文字中，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材料是客观存在的，结论取决于方法。情愿“征文”只是一个话题，希望“征文”意在言外，盼望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的孩子、乡村的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教育生态、文化生态，关注我们国家的今天和明天。

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

2005 年 10 月

缘起·我们能有什么作为

1

乡土叙事征集活动缘起及经过

1

另一种青春 另一种才思 另一种痛与爱

4

乡土文本·寻找缺失的乡土叙事

5

乡村生活

6

城市与乡村

38

田园牧歌

49

我的梦

59

奔走乡间·目击与洞察

65

田野调查·浙江十村教育生态调查取样

113

图文报道·是什么决定了“未来农民”的未来

127

论坛激辩·谁有权力要求农民质朴

147



乡土叙事征集活动缘起及经过

■钱江晚报社文艺部

“我是农民的儿女”乡土叙事征集活动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2004岁末和2005年初那个严酷的冬天甚至大雪纷飞中进行的,而现在要把这些作文、报道、调查和研讨整理成书时,又是一个冬天了,不过就是几个季节几个月的时间,竟有恍若隔世之感。网络上、报纸上,许许多多更新更尖锐的话题在吸引人们的眼球,谁还会记挂这个小小的乡土叙事征集活动呢?但对我们这些曾亲身经历那次活动的人来说,那些事情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大雪封山时去四明山给老区的孩子们上作文课;天寒地冻时去上海与王晓明探讨征文活动的精神内涵;网络上争论得不可开交;办公室里同事们为一个观点而几乎吵红了眼……这在我们这样的新闻单位并不是常见的情景,回想起来,起码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成了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希望自己对社会有担当有贡献。而对那些曾被被动地被我们拉进这个活动中的乡村学生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经历中一段不寻常的变奏——突然有那么些人闯进这个平静的小山村要他们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喜怒哀乐。一开始真弄得他们有点措手不及,什么?就写这个?还要见报?还要出书?但也就此为止了,外界所有关于他们的争论,所有对他们内心的猜度、指导,甚至体贴,其实都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改变了什么吗?至少目前看得出来。主角是他们。但主角只是小小地出声,甚至不出声。

说到这次活动,似乎整个过程就是伴随着争论展开的,一开始是对“我是农民的儿女”征文主题是否恰当大争特争。有观点认为:“‘我是农民的儿女’就是‘你是农民的儿女’的反向强调。我是‘农民的儿女’,没错,我既不以为荣也不以为耻,可有人指着我大声强调:‘你是农民的儿女’,我就会非常不舒服,因为显然说这话的人不把我当‘普通的人’看待。”但王晓明、蔡翔、倪文尖等学者还是非常赞同这一命题的。王晓明说:“‘我是农民的儿女’这题目出得不错,因为它后面不但可以跟句号,也可以跟问号和惊叹号。当一个已经失去了土地(被征用或使用权出让)、父母进城打工(或是到小城镇混日子)的昔日农家孩子,依然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女’时,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称呼自己的?单是这一点,



就可以引出多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作文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在不知不觉中引人去体会、思考和表达自己的生活。当高考把作文变成一块矫揉造作的敲门砖的时候，在应对高考的投机主义作文潮流以外，开辟一条别样的作文小道，就特别有意义了。”

接下来还有让我们大为尴尬的质疑呢。在上海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举办这样一次“乡村学生征文活动”，媒体是否有炒作之嫌？作为一个媒体人，要直面这样的诘问实在是有点难堪的。无论你在这个会议上或在其他场合怎么表白自己压根没有炒作之意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传媒异常发达的时代，一个事件经媒体传播后而失真的结果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最后人们无法追究你的本意如何，却可以看到结果如何。关于本次征文活动，著名作家王安忆一开口就说自己除了看到乡村孩子作文颇感欣慰外，最大的担忧就是经大众传媒宣传后事情会变了味道，比如学校会不会以此来把孩子们的作文作为学校的门面装点起来，而违背了原本是想让他们表达自己心声的善意？而乡村学生的作文是否会成为又一种如同“土家菜”一样的风土化写作的模式？王安忆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一个敏锐的作家，她对一切的功利目的都有着本能的警觉。反驳的说法之一是：不能一说炒作就反对，炒作也要看炒什么。炒作这样一个活动也比炒作明星、炒作绯闻好。大众传媒面向的是大众，而大众面对的是今天信息纷杂的时代特征。在这样的时代特征下，有时候非炒作不足以担当引导之责。说法之二是大众媒体组织这样的活动是责无旁贷的，即便有点炒作也是不可避免的，其正面影响应该可以抵得过负面影响。质疑的说法和反驳的说法都有支持者，但王安忆的忧虑仍然没有消失。

再接下来的事情又是峰回路转，作文来稿平淡依旧，而王安忆在上海研讨会上的席发言引发了一轮比一轮高涨的激辩，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讨论是由发表在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网·热风”论坛上的名为“谁有权力要求农民质朴？”的主帖引发的。其内涵已远远超出这个题目本身。华东师大、上海大学以



及上海其他院校的教授、学生和热心于农村教育的人纷纷上网发表看法,该帖成为当时最“火”的帖子。为保持原貌,我们在本书中也把这几个话题的争论以原来 BBS 跟帖形式发表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有许多看法似乎并不成熟,而且也有点赌气抬杠的味道了,但这是最原生态的讨论,最没有矫饰的发言,希望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的激情——虽然我们也知道激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收入本书的作文基本上就是发表在报上的那些文章,我们仅对其做了错别字的改正。重要的是,这些作文都是乡村学生写作的本来面目,其味也正,其情(不管是真情还是矫情)也纯。但那种情、那种味确实与城市孩子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自己再读依然说不上是心酸、欣慰还是欣赏,也许就是百感交集。

把所有关于那次活动的文章整理成书后,这项工作就真的是结束了。但事实上,“我是农民的儿女”的征文中涉及的“三农问题”、“教育公正”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南帆在看了一批乡村学生作文后问的是:“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知识分子何为?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文章之中,我没有发现新型的实践。人们只是简单地说深入民间,甚至究竟到民间干什么都没想清楚……重要的是,有什么作为?”

我们能有什么作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如果将来这些乡村学生中能出现跻身于城市的中产人士,希望他们会由于想起在这样一次不寻常的作文活动中,自己写过的真实的父老兄弟而不要太快地忘了自己的父老兄弟;二是希望能由这次征文获得社会上更多人对“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的重视。起码,这些参与过的大学生、研究生,将来在别人谈起农村、农民、农业时会有认同,平静的心底会激起一些涟漪。

至于我们自己,希望在许多年以后,我们想起这些孩子,这些作文,这一次次的下乡、一场场激烈的争辩时,心里会冲动仍旧、理想仍旧。

会吗?

钱江晚报文艺部
2005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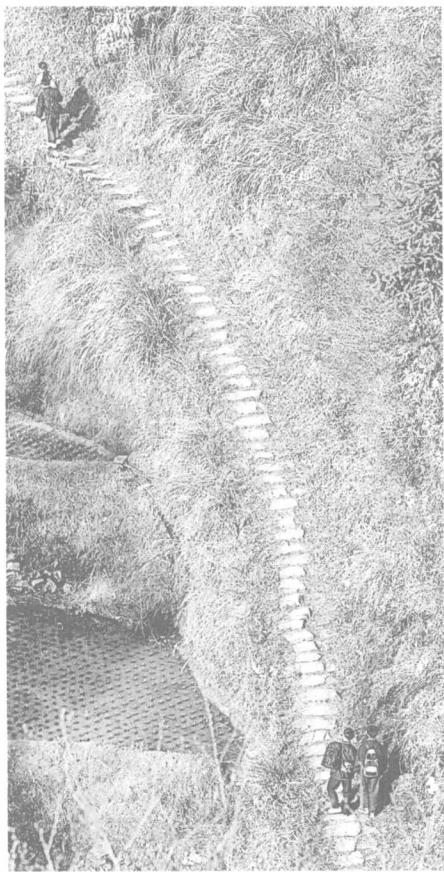


当时的征文启事

另一种青春 另一种才思 另一种痛与爱

本报举办“我是农民的儿女”乡村学生作文大赛

记者 文敏



那个手背有点开裂的天才少年轻松地就把一道原本属于“大一”的解析几何题给“Done”了，但在作文课时下笔却常凝滞，捏着笔望向窗外——晒谷场的大部已改为车管所，已经看不见路那头的还堆着麦秸的麦田了。像所有的学生一样，虽说他天天在解题，但他当然不是为解题而生，解题只是他学习和升学的路径。可是除了解数理化难题，他的乐趣、他的沮丧、他的盼望、他的忧虑、他的理想、他的个性、他的父辈、他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眼中的城市生活、他心目中乡村的未来，那些人生之题他是怎么解的？面对着我们这次大赛设定的总题目“我是农民的儿女”，他的眼睛为什么隐隐有火花闪现？

我们想知道。社会想知道。

这就是这次“我是农民的儿女”作文大赛的主旨。几年前，我们曾举办过一场声势不小的“无限创意·新生代作文大赛”。出于无意识或下意识，我们没有把农村学生邀请在内。那次的作文汇集了少年飞扬的才情、青春的律动和不同于成人社会的另类思维。而在今天“我是农民的儿女”乡村学生作文大赛中，我们期盼着与另一种青春、另一种才思、另一种痛与爱相遇。

一直关注乡村教育的著名学者、上海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著名学者、上海华东师大和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著名作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上海大学教授蔡翔，著名学者、福建师大教授南帆，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担任本次作文大赛评委。

参赛资格：所有农村中小学在校生。



从2004年12月28日至2005年3月底,历时3个月,“我是农民的儿女”乡村学生作文大赛终于在百感交集中结束。

农村学生作文与我们事先的想象有很大的距离:一是他们基本不主动投稿,二是他们似乎更喜欢写与自己生活反差较大的文字,三是越是普通中学、越是年纪小的孩子写作越是符合我们生活化、真实化的要求。

虽然可能不完美,但这些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孩子的精神空间及农村真实的文化生态、教育生态,而这些东西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及农村的真实状态提供了原生态的素材。

为了真实地记录,我们没有对这些文字做过多的加工或润饰,仅仅对个别错别字作了修改。

乡土文本·寻找缺失的乡土叙事



农民向前冲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勾庄中学初三(4)班 朱丽敏

如今已经很少听到“乡巴佬”这样的词了,这是因为农民身份的提升吧!毕竟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提高了。

很高兴,学校设了机房,还装了宽带,我们可以上网了。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网络,因为一般的家庭还买不起电脑,我们常盼着一个星期唯一的一堂电脑课。整体来讲,学校的教学还算可以,只是教学设备还不够齐全。

现在许多乡村,因为拆迁的缘故在改造,低矮的小平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农村一改过去的面貌,倒也算体现了“全民奔小康”这个目标的实践效果吧。

不过,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昔日优美的环境正在一点点地受侵蚀。

绕城公路的开通,带来了噪音污染;新兴工厂、企业的兴办,污水、废气也随之而来了;水泥路铺到了各家各户门口,道路宽阔了、平坦了,但门前的小河却越发地窄了,水越发地浅了;自来水管安装到每家每户,饮水、用水方便多了,可河水却越发地浑浊了,本来夏天有不少人去游泳,可如今又有谁敢……

生活条件是好了,可怎么又冒出这么一大堆麻烦了?

农民的本质变了。农民家里往往没有多少田地,而农民也不再以土地为“饭碗”了,他们用其他方式来劳动养活自己。

农民向前冲啊,可回头看看却发现,农民改变了,农村改变了。

而家园也在改变了!

■点评:

小作者以乡村观察家的冷静,将农村的变化一一道来。作者克制的是一种矛盾中的情感,而张扬的是一种带着思考色彩的理性,平静而直白的叙述中表达了一个农民儿女对现实中农村各种生态变化的忧虑和思考。



农村真的变了吗？

■浙江省东阳中学高二(14)班 包君臣

农村每天都在变化,就像你所看见的那样:农民用上了电脑、微波炉;车子由两轮变成了四轮;瓦房变成了砖房;时而,村里的妇女也会聚集在一起跳健身操,偶尔,也在脸上抹点脂粉,喷点香水——就像城里人一样。

然而,农村真的变了吗?

记得妈妈自从参加完所谓“农村健身游”后就很少去碰门后挂着的那只健身球了。有时,她拿起球在空中比划了两下,大概觉得无趣,又老实地放回原处。爸爸自从买了车后已经几晚没合眼了。偌大的汽车怎么也开不进我家窄小的门,只能让它“留守”在门外。于是,爸爸老担心车被偷或被哪个不小心划坏了车身,每天一清早便出门去看,发现安然无恙,才放心。农村也没有因为女人们的几滴香水而变得芬芳扑鼻,鸡呀,狗呀,仍旧“屎”无忌惮。有时候你会怀疑,粘在鞋底的是口香糖还是鸡屎。而且,农村路上除了这些“软性杀手”外,还有许多“硬性杀手”。爸爸的车胎总是屡爆屡换,屡换屡爆。再说到“微波炉”,那只适合时间“稀少”的上班族。比如过年了,要煮个猪头,微波炉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的了,就连煤气灶也无能为力。只有邻居家的“土锅”才能放下这“巨大”的猪头,也只有“土锅”才能炖出猪头的喜庆香味。当农民把城市的“一套”往里搬时,问题也紧跟而来。

正像余秋雨所说:“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在农村,经济环境与思想观念仍然差距甚大,就好比一个人吃了粮食却长不了肉。

但我作为农民的儿子,仍深爱着这片热土,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扬光大的时候,“中国特色农村文化”是否也该被温一温呢?

■点评:

作者用诙谐的语气写出了农村的“变”与“不变”。“中国特色农村文化”,比较新鲜的提法。



农民、农活、农村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勾庄中学初三(4)班 沈建只

政治上不是有“三农”的提法吗？咱这也有“三农”：农民、农活、农村，三者紧密相联。

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农民的最大特点就这些吧。当然，首先还是干农活，不干农活哪是农民？再者，总得住在农村吧！不住农村、不住瓦房，住城市、住高楼，岂不成了城里人！

咱知道，咱的本分就是种田。那郎中悬壶济世被看成是天职，咱这种田产谷，为天下粮仓富足而努力，也算是一种天职吧！

咱干农活，讲求速度，也讲求质量，用城里人的话说，那叫效率。咱种田也讲效率，机械化效率百分之两百，可咱还没有一台割稻机呢！咱靠的是双手，有了这双手，咱才能有饭吃。

在农村，没饭吃咋行？农村，就是产米的地方，连咱们自己都吃不饱，那还是产米的地方吗？

农村嘛，就得有农村的样，家里虽然都有了电视机啊，电冰箱啊……好多好多电盒子。可是啊，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炫耀，朴实一点好，何必与别人去攀比呢！

咱自打娘胎里出来就知道，咱是农民的儿女，咱干的是农活，咱住的是农村。咱不懂政治，不知道“三农”是啥个东西，但是带个“农”字，总与咱农民有点关系。

咱阿爸说了，咱可以不懂政治，可以没有文化，但咱不能失了骨气。咱虽是农民，住在农村，每天干农活，但咱知道，咱不比那城里人差。咱要朴实，咱更要有骨气，咱要抬头挺胸看世界！

咱不后悔生在农村，因为咱虽是农民的儿女，但咱照样生活得多姿多彩！

■点评：

“咱阿爸说了，咱可以不懂政治，可以没有文化，但咱不能失了骨气。”农家儿女的心声，朴实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



一点偏见

■浙江省东阳中学高二(3)班 葛航倩

我在农村长大,应该说了解农村的状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村里的巨大变化,竟然使我对孩时的记忆渐渐模糊甚至怀疑,我不断问自己这里是农村吗?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的一些观念也开始“城市化”。

首先是贫富观念。看到城市高楼林立,他们把那种外表的繁华看成富裕的象征,吃苦耐劳,拼命赚钱,造高楼,等到“倾家荡产”添置许多“空房”时又生活拮据,为还债劳累到下辈子。友人说农村人不会享受,也许是农村人根深蒂固的世俗观念造成的吧。

然后是价值观念。农民对自己的地位一直很自卑,种田实在是无可奈何,所以他们一定要让子女读好书,上大学,然后子子孙孙才能走出这个“辛苦”的圈子。如果国家把农村改变成城市,应该没有一个农民会反对。但是即使国家会让农村城市化,农村仍然永远不会消失,还是会有人愿意坚守这一块“圣地”,而且中国的粮食基础在农村。

毕竟农村的物质生活已经明显改善,加上高科技的种植收割技术的发展,喜欢平静生活的人们愿意当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当一个现代化的未来的“农民”。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地位悬殊,农民和其他职业一样,甚至有更重要之势。那么,农村不管以后叫什么,它还是会以更好的状态存在,并且坚如磐石。

■ 点评:

“倾家荡产添置空房,为还债劳累到下辈子”,“一定要让子女读好书,上大学,然后子子孙孙才能走出这个‘辛苦’的圈子”……作者的这几句话把中国农民非常真实、普遍的一种心态勾勒出来了。不过题目“一点偏见”颇叫人疑惑,偏激、偏颇在哪里呢?